欽定四庫全書

唯室集卷二

宋 陳長方 撰

序五首

易傳彖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天地之理萬事之情細大盡矣自兩儀立累於六十四卦爻爲其變化錯綜推盪自常情觀之宜其反復生死相萬萬也不知所謂太極者統乎萬變之

紛如而絲髮不移讀易之士苟能知此則即事以明理取道以行事應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皆合會通而行典禮矣晉宋以來世崇清言遂指易為虛無之書聖人所以憂患後世之心垂教將來之旨幾於熄滅而無聞伊川程夫子起斯道於千歲後著六十四卦義皆經世修身之要至於神妙虛無之談則絕不復道然而包精粗竭兩端初無二語也高明之士即近明遠忘言神會則自得其意中人以下守而勿失亦足致吉福而免凶

悔嗚呼夫子之為此書至矣盡矣言之所及亦止於是矣學者可不盡心歟或疑序言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道即易尚何從道之云殊不知夫子所謂從道變易指此書也觀其繼言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則指此書之意斷可識矣卦爻彖象隨時無常所以顯道之用苟不從道何有於書耶若易之體則即道也謂道與易猶為强名尚何從哉

節通鑑序

國之有史其來尚矣所以善善惡惡為萬世法戒其不足為法戒者未嘗書也故魯僖公修泮宮仲尼作春秋不載而見之於詩筆削謹嚴蓋可見矣至左氏太史公范蔚宗之流雖刻畫文字光采溢人耳目而書事之法駸駸流蕩已乖於前人馬狐突登僕彭生敢見與夫石言于魏榆左氏之書也滑稽立傳而滕城乳媪之論著太史公之書也方伎立傳而鼈為府君之說傳范蔚宗之書也諸如此類今不暇毛縷披剥其言直論大槩以

為書之傳後果何為乎將有補於世教耶將開迪於來代耶是亦徒費荆潭之竹而漫禿南山之兎也下及晉宋以至陳隋恢詭十倍於三書而一草一木之異畢載孅詞褻語殆不可使父子兄弟同業共習之為史至於是與古人書事之意一何異哉故相司馬公受命於朝聚歷代史為資治通鑑删繁去長一洗千餘年之弊詞將以備乙夜之覽也事之存而無所損者不可盡削故亦不得不詳余家世業儒貧不能致此書念之久矣方

將縮衣節食以求之不幸亂離官本存否莫能知也因假於交游手自抄録凡事之繫興衰干教化大得大失皆不敢遺其間資聞見助談柄者或不能盡録非敢有所銓擇也直以筆力不逮爾然自三十年來士於史籍中記一字之隱僻摭一語之新奇藏胸中以為事業言於衆以為伎能者多矣至於上可資治道下可修一身者彼直如視秦人肥瘠然雖唱之於名世之士余不暇學也嗚呼天有四時發生肅殺不能並行於春夏地有

四岳東西南北不能俱見於一方天地尚爾況人力乎則余之取其大而遺其細也來者亦未易加誚焉

送黄循聖序

江夏黄公被命貳守桐盧其子循聖從行循聖余之友也追而告之曰桐盧盖浙江之東山水都會也其彰彰著人耳目者無如七里瀨固山水之奇絶然余行天下視世之如七里瀨不少矣彼湮没不傳此獨著稱豈非得嚴子陵而重乎子陵以劉文叔之故交及其誅莽賊

縛羣盜撫四海而君之子陵視之猶昔也後世高之特以其不為劉文叔屈而已豈知子陵者哉余嘗謂子陵之於文叔亦猶四老人之於高皇其心實少之也觀子陵謂侯霸為癡謂文叔差增於往則文叔之為人蓋未滿子陵意也故其言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特眠不應而已使子陵道合豈終身披羊裘持竿七里瀨而與西山對語乎士生一世無必進無必退特視道之如何今子氣奪三軍之帥視世之功名若唾手可辦者蓋

近於必進也必進則有時而必退矣故因子之行道子陵之出處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願以是為師

送龔聖任序

先豫章公大觀初得官歷陽會侍郎龔公弭節里社而察院游公博士關公亦客此郡四人相與懽然無間陋邦小郡一時有四公居之直可使閭史記述以為異時嘉話也諸公凡日夕講摩議論意有未合者歸輒析簡

相難詰必期於是余生雖晚尚聞其梗槩關公來歷陽未幾物故且無子天下痛之獨三家子孫尚存經亂離諸公手簡散已幾盡唯先君議論猶見家集紹興十年余至吳興見龔公之孫聖任於郵亭中各知兩家先契之厚復懽然無間退聞僚友稱其公勤吏士服其威愛賢士大夫言其好學余私自慰故家有孫也余方為貧沈浮閭里聖任作吏日走水村山徑間奉檄別白田里訴訟一年之中相見不數而聖任受代矣將行責言於

余周視此身空如無有念聖任之意不可虛因思去秋與客泛舟道場何山道中有稱聖任能詩文歌詞者余告之曰聖任如驥騄之駒方就韁勒嘶風逐日意氣已在萬里外矣是將取唐虞三代先秦兩漢之書沈酣其間淵停雲升山涵海聚浩無津涯然後權量斟酌以求先聖人遺意豈直詩詞而已念對客語不可不使聖任聞之然余老大無知無聞常恐失墜先業姿稟頑鈍策益不進唯覬聖任學成行立光明傑偉尚使天下指曰

是數家子今猶有人未便泯泯也余亦依藉聲光以壯衰懦聖任勉之

送方務德序

直閣方侯務德被命使廣右行有日交朋多戚戚以侯宜中都不宜遠也言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中州南極五嶺北限燕然故燕然之北多勁悍五嶺之南多瑰奇自唐都長安去五嶺為最遠一時名臣如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守潮陽連柳愁怨於歌詩至今士大夫承風

不樂游其間不知五嶺之地襟帶南海控制外夷數十
國自是一都會皇祐間廣源之患幾至騷動半天下至
煩朝廷移兵西陲然終不聞生致其豪稍奏厥績有事
之初使當時部刺史有人制其幾微一轉手力耳宋廣
平亦自五羊召還曷嘗聞以遠夷鄙之哉紹興辛酉歲
方侯守禾興禾興於今為輔郡事十倍平日余嘗過侯
公庭閴爾清陰散地便坐斷未決獄凡三數輩余每歎
侯之材絕人未幾從祿江東聞侯移守邉郡書問少不

繼每遇淮上來人必詗侯安否多為余言侯治山陽益務惠愛以安靜撫綏之訟訴辨理有不待牒徑造庭下侯為之別白教戒如與家人語民愛之如父母也今天子又移侯使廣右乃吾君不忘遠而慎擇部刺史之意他時侯之事業益顯白如廣平名還吾君用之豈但如今日哉因書以為送序然五嶺之南風物小異寒暄温清一日或具四時唯順氣令節宣之則不生疾所祝在此爾曽公吉甫聞遂聯事其樂詎有涯耶二十三州生

齒數十百萬得二公撫摩之可為二十三州賀也為我併謝曾公強飯自愛

傳一首

二烈婦傳

北國自宣和之末窺中原建炎己酉歲由江左以入淛東次年春二月自明越杭秀取道三吳以歸官吏議固守人皆安之迨敵臨城一夕去死者五十餘萬是時吳人吳永年奉母以逃嫠居之姊與其妻何氏在後二日

追至母老待扶持而後行相與環視不能去妻與姊為敵得將就執紿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唯所命耳敵信之行次水濵謂其夫曰我不負君言絶而沉於河其姊從而繼之嗚呼將臣相臣守封疆保天下牧守縣令保一方婦人女子保一身職也自世教不明上下苟且凡職之所當然皆視之若秦人之肥瘠靡然衰俗之中而一婦人能死其職使居士大夫之列據連城保一郡則烈如秋霜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矣凡世之居其地

而失其職者視此宜如何哉孔子作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間獨書宋災伯姬卒以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為無人於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將有感于此乎紹興壬子歲余聞此於黄氏子黄與其夫交其言必信恨其所立者於伯姬幾可無愧而余德義之薄不能使之與古人並傳感事增歎作二烈婦傳蓋亦春秋之意也

記二首

心逸堂記

于湖舊無丞紹興初從繁昌之貳梁侯審理於此再易政吳越錢某進之實來進之畏簡書勤吏職庚之事自豆區釜鍾銖黍校程出納唯謹丞之事自田稅受售布帛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矻矻不少怠莫適已又且燒燭績晷以治四方書疏應接賓寮投壺雅歌執爵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游息之方於是作堂西偏以來求名余告之曰進之為吏勤矣吏勤則身榮

察其行事鳬鴈而進於庭者決遣無留山立匕櫛之牘
桉考有稽書雖勞夜而休心無甚愧焉是心常逸也惰
吏謾不省事仰成胥手輕重去取唯胥意問焉不知訴
焉不聞視之身常逸矣一日人繩以三尺法束之如濕
薪首鼠進退裵徊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
名君堂可乎唐崔斯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
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余不負丞而丞
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職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鑿

方池從賔寮朋友以徜徉其上視斯立則君不負丞丞
不負君矣

如是齋記

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枵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
穴螻蟻蚓蟈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患竊發雷掣
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吳郡黃子端晁外
揣敵情內論國勢扣閽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
刳腹湔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為千人

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太湖之
濵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酉室布袠博帶袖手
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
芒角膽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
兮靜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
於湖濵造黃子之居見其牓所居室為如是齋余於是
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
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為勇進今之浩

然而歸不為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為已事一發不中則志憊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知道君子覩之可為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葢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黄子葢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嚮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為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葢琱刻太空圖繢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

焉顧予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浹彌久而彌
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逸駕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
目彼蠋頭蠅足者曷足為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
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書二首

答黃循聖書

辱書見示以易數之學公之精明超卓去僕萬萬且不
能知僕亦何由知之耶昔者側聞於先生長者敢以其

所聞為左右獻大抵有英氣之人多不能闕如循聖之材未為時用故務窮世之所不知然而數學雖出於易是亦天地間一術也既謂之術則非所謂先得我心同然者矣故必待因人而後知之如邵堯夫得於李挺之穆伯長得於陳希夷此耳目所接者也管輅郭璞關子明之流計亦各有授受特時代相遠史無其傳故不得而知爾雖公高識深思恐未遇知易數之人則未得其要徒弊精神而已人物如吾循聖有用實材也願公先

究易理使他日施為動中事機則僕等輩亦將被公之惠欲知易理不出太極二字二字須深思人多於混茫無朕之前指一物曰太極非知易者也知所謂太極則自乾坤屯蒙屈伸錯綜至於既濟未濟猶一旨也然僕之為是言計公讀之味如嚼蠟意必不快然公茍不遺蒭菲黜聰明平意氣反求之心功不半前之為則必有得而且知我之斯言與前之為豈不相萬耶前乎今萬世也後乎今無終窮也公一切含具無餘若黜聰明平

意氣以求之則觀察照燭易如屈伸臂了如鏡中形豈待索卦觀象而後知之哉然而知之與否皆外事也君子亦不汲汲於知之嘻鄭人之璞周人以為腐鼠也燕市之朽骨或者以為龍媒也僕之肆其言循聖將以為腐鼠乎龍媒乎必居一於此矣

與友人論文書

某皇恐再拜伏蒙寵示懷伊堂銘并序措意設論旨高而辭達降歎不已至於文章法度則與韓退之樊宗師

輩相與馳騁數百載間小子獲遂寓目幸甚然而中有
所疑不敢不請於左右自古君子於名實之際未有不
謙虛退託去而不居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
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曾子之稱顔氏亦云有
若無實若虛然而名實較著終不可掩至於草太玄擬
易續詩續經者後世之議竟何如哉竊見序引伊尹為
說而斷章曰是吾心也似與聖賢立言差不同妄意以
謂不若只云笑而不言庶乎含蓄不盡之意而不為疾

善求瑕者所議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題跋四首

擬御書尚書跋尾

御書尚書十三卷以賜臣鼎臣鼎謹拜手稽首言曰唐虞三代之君與其卓偉光明之臣賛襄之言為治之要修身之道具在此書皇帝萬幾之餘覃思探討既自得之而又以賜臣鼎是用三代之佐以勵臣下也若阿衡恥君之不如堯舜臣與一二在位之臣其敢不以此自

勵然而周公作立政言綴衣虎賁知恤者鮮穆王命伯冏欲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凡百執事亦宜以此自勵也故刻之石須示中外庶幾無有遠邇一德一心同成事功如臣之愚非曰能之蓋亦其志在焉云爾（案文内所言臣鼎當是趙鼎據集中有與元鎮詩鼎字元鎮也）

題斬蛇劒銘後

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外是三者未見其能御天下致熙平也歴世以來循名失實仁則流於弱明則

失於察武則傷於暴盛德之主幾千年而一遇懷忠之士每恨此而興嘆蓋由於斯漢高祖提三尺以斬白帝子取天下後世寶之至晉武庫災而後燬黄子材作銘以為斬虵覆項非高祖之劒而高祖之劒實在於用三傑屈羣策非深知人主之武者不道是也噫嘻此峩冠玉佩訏謨賛襄於朝廷之言也胡為而發於嵌岩泉石之間哉昔司馬相如賦子虛武帝恨不同時孰能通此文於吾君之側安知不如武帝之長卿哉然長卿之賦

不異優辭而此文實陳正理孰多孰少必有能知之者矣

題黄叔度傳後

自漢及今垂八百年謂黄叔度為顔子未聞有改此論者盖其德性粹温望之莫見涯涘於道或近似之漢末李范之徒自許節義吐光芒露圭角以驚動末俗叔度泊然如不聞知其所自處者究乎顔子之在陋巷也此後世之論所以不敢輒改也然而顔子生於周之季年

所以不出而救世又不敢私淑門人而卒之言論風旨無傳於後世者仲尼在上故也使仲尼用於世主則顏子出而賛襄訏謨必若唐虞之諸臣而後已豈終於陋巷哉叔度生於漢世時君固不能用之矣至於言論風旨私淑諸人者亦復無聞若謂前有聖師而不敢則當時無有也若謂晦其明以遠害則保身之道豈必閉其言而不發也若謂舉世無道不足告語則一時人材之盛前此未有其比也如是則叔度言論風旨不見於當

曰果何謂乎嗚呼是皆由世無孔子而致斯人於斯也使其生於洙泗之間則吾烏知不後曾顏之列矣孟子稱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之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有也顏子以匹夫居於陋巷簞食瓢飲姑卒歲而已孟子遽躋之於二人之域者蓋孟子之學臻乎聖人故知顏子可以為此爾若叔度之在陋巷者固不異於顏子余之固陋誠不足以知之然而後世君子敢以禹稷之事功許之乎如不能以禹稷事功許之則顏子叔度

之異同於是乎分矣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非顏子孰足以語此哉

跋黄端冕原學

吾友黄端冕爲其甥胡君作原學攘除蓁穢正路坦夷始學之士直須家有此書以爲學問之指南非特爲胡君而發也夫學之有宗猶水之有源網之有綱長短之有尺度輕重之有權衡四者一失焉則非其物也荀卿才高辨勝爲書十餘萬言其學非不富唯其無宗是以

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子思孟子而無所忌憚雖曰尊
王賤覇崇尚仁義偶同于洙泗之旨然而知道君子不
貴也後世學者讀書則上自太古博究旁通操筆弄文
則綜織組錦眩人耳目特立獨行則堯行孔趨謂之為
不美不可也而其病猶荀卿焉一日立乎人之本朝事
有非耳目之經見變有非意慮所豫備者卒然而至前
則五色無主南北易位矣此皆學而無宗之致也然則
如之何曰知道端晃所謂孟子七篇子思中庸論語詩

易春秋道之所在也必將始乎孟子則萬物皆備于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果何語耶由是而進庶乎其學有宗矣胡君勉之端冕之言未易得也茍不可與言雖位勢人臣無兩彼視之若無吾子其益勵使端冕與余言皆無所愧怍他日胡其姓而學有淵源行為孔子徒者必吾子也余將賀端冕知人之明亦私自幸焉

唯室集卷三

宋 陳長方 撰

雜文三首

里醫

里有三醫甲持論多固元氣乙曰能起痼疾丙游於甲乙之間其術可參二人之長一日主人謝甲俾乙專治方陳子聞而見丙曰僕於乙無一日之舊然主人休戚實及吾屬昔褚裒庾亮殷浩桓温謝安欲為晉攻五賊

之疾凡五攻不審虛實不儲藥石故無功宋武帝知慕容超姚泓二童子不能藏於膏下肓上也先覆青齊以張吾右翼後擣關中以破其腹心此善用湯劑善審疾勢善乘機以發者惟惜乎欲貽之心勝故起疾之功不終此古人治法具在方册者也為我多謝乙元氣人之根本當保衛之膏血人待以資養勿妄耗之藥石不可卒致多年之儲亦宜愛護之丹砂敗鼓雜進必無功當慎擇之黃龍湯一飲可以起疾亦可以殺人當審其機

而用之為我多謝乙僕非强聒政以主人休戚而乙之令名為難保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古人豈虛言哉以僕念古人休戚之心則乙之心丙之心從可知矣願丙思僕言以告乙勿以僕不知醫而廢之則主人之福乙之福丙之福亦僕之福也退而作里醫

祠竈篇

天道在北維斗直丑歲聿徂新蜡惟其舊家人釃酒醴羞血膋摩栝杓羅槃几以祠于竈謂陳子曰是天之計

吏也歲事善否畢聞于帝淹速之期豐殺之度此實司存子宜乞靈于是曰吁嘻若是哉在昔衛國有愚王孫掉舌易言發于聖門曰寧媚於竈志期已尊傳疑承誤老婦是遵燔柴之爨載𧷤聖所云波及末流英如漢武僵尸萬里角翼以虎憑虛欲仙寸田内蠱虢觀壽宫長陵士女故李少君因言祠竈致物鑄金封禪却老車跡馬塵並海緣道迄無一就貽千古笑隂氏修祠祀以黄羊言家遂肥貪夫始狂我以衣遮寒以食實腹書盡而休

而道實難明也故其學內外二途事道殊致矻矻於精粗名數之間求其為已終無聞焉崇寧大臣本王氏黨力推尊之立師建官以教天下育材不問其質之所宜而一為虛無空寂之論三十年來士非磨不磷涅不緇者未有不汩時說趨世好也一日赤白囊至而人材無一可用悲夫浦城章季明當其時知孔孟之傳不如是也得伊洛高弟而師事之閉戶讀書求川上逝者天下歸仁之所以然即中庸而高明合內外而同德以之修

身以之治人無非本此故右丞許公嘗語余曰吳中學者如章氏兄弟吾以為難能建炎庚戌五月卒於仕墟山菴友人陳某以疾後兩月始聞訃哭之寢門外既而嘆曰嗚呼如李明之學之材使令一邑亦福百里況其上者乎不及試用而沒則交游之悲非特哀其不年而已也乃為之詞曰嗟夫若兮頎頎儻委蛻兮何之乘六氣兮游揚友造化兮騎箕視斯世之過目若太空之埃飛望夫君兮不來使我心兮增悲風嫋嫋兮淒清水渺

瀰兮洞庭想君舟兮桂櫂結荷佩兮蘭旌朝徜徉兮北渚夕歸憩兮玉京君胡為兮不顧拆在原之鶺鴒泣哌哌兮嫠婦舉興哀於知名余述詞兮叙感愧太上兮忘情

賛七首

李鄴侯賛

四海九州如一戯具運之失機人與俱仆嗟世小兒坐旁窺觀擬措其手目動心寒偉玆鄴侯把握是器南西

北東唯所欲置先擣范陽困賊兩河遠猷不施遺孽遂
多藉其餘智指令李郭尚洗甲兵二都清廓再造有唐
如漢子房留封亦謝高卧嵩陽老居上宰前星嶢屼誠
動昏庸陰銷篡奪寒暑迭運今三百年巖巖英風儼若
在前我思古人心焉密勿偉茲鄴侯才不世出

李西平畫像贊

德宗貪功失君德四海力欲干戈平但喜馬公窘田悅
滔俊角出飛秋鷹綿綿延延到希烈乘間索賦無時停

涇師門外一朝起舟中敵國又朱泚倉忙出走幸奉天
大器傾移飜手爾西平忠武根于天奮身一旅當無前
東猘西虺致首尾屹立左右相周旋馬鳴蕭蕭嚮都鄙
師行引繩士如水傳呼齊道相公來談笑王城藏袖裏
包戈卧鼓含元廷青天洗出妖祲清遠坊窮巷雞與犬
寂寂不驚刁斗聲德宗胷中暗如墨懐光效忠終反側
海内洶湧等沸羹不有西平那復國嗟乎西平誠功髙
景鐘太常書勲勞為臣爾爾乃其職慎勿滿假矜賢豪

李衛公贊

虬鬚天人世不有兩河股裂羣兇手健兒誰復知大家養子朝朝飲牛酒廟堂坐論贊皇公三鎮便同牛馬走濯手為雨噫為風斡旋六合臂運肘奇章器僅等罍樽公人中龍彼犬豚數百年來號牛李氣塞不堪令重論感時念古寸心切更覺會昌勳業尊未應精爽焄蒿盡試咏楚些招斷魂

程伊川贊

道如皎日絲毫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為北寥寥千載䌖
䌖百家精罷力憊言多道遐惟吾夫子神交累聖一念
全徳千差盡正發古闗鍵推與人同學焉得此作聖之
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邇力扶斯文仆而復起我瞻遺像
非没非存傳之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
知道者將誰告語

張横渠贊

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王載籍畢罹其屯劉漢崛興訪

索丘墳羣儒掇拾百不一存綿蕝之野陋兮叔孫胥謀腹斷已學自尊致彼古禮寥落無聞勇哉先生絕類離倫追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關右化行于民賔嘉喪祭唯古之循坐令鄒魯復見咸秦巖巖泰山烈烈秋暵先生謹嚴比德實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其如雲感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高蹈起我後昆

闍思大士入定相善財童子致恭揭諦神後衛因為之贊

幪頭疊足斂目而禪聞思盡處當念超然不起於座徧羣生前如行空月影落百川提孩念道訪求知識海山絶處慈容忽覿一俛仰間今吾非昔回首百城山川歴歴大士儼若非空非有毀讃莫及孰衛孰守唯此力人雄風赳赳是亦孔門禦侮之友

真武賛

北方之神非此形世俗强為圖其真天一生水罔與宜草玄揚雲知彼情

銘二首

題楊生呂硯銘

子楊子姿秀特游書林覯多獲得呂陶管城國友龍尾真玉德惟君世富墨客秉黃姿色尚白痛加鞭絀遺澤視吾銘毋自畫

玉斗硯銘

土陶而器人學以聖銘此侑座斯言之敬

祭文三首

祭劉侍郎文

嗚呼山有伏獸水有潛蛟波動葉飛人疑咆哮辟易不
前矧敢怒遭遂空山澤沈陰欝牢堂堂四海皇皇神器孰
維孰持孰屏孰衛古有遺直逈置安地不可毛舉具存往
記公為諸生射策帝廷鳳鳴朝陽聞者膽驚衆怒蝟張孤
立羽輕擢之異等惟天子明入官蘭臺為郎佳選恩重命
輕捐軀所顧上批逆鱗忠誠眷眷天開海納聽畀罔倦遂
遷宰屬攝職夕郎公言愈切帝道有光主聖臣直身顯名

揚百人之特萬夫之望持槖典藩奉祠居外去國七年委蛇
靜退謂還王朝朝夕納誨夫何不淑奄忽遊岱嗚呼悲哉
大鈞播物偶爾失賢胡厚其有而嗇與年抱負沒地理
莫可研獨留名德信史有傳嗚呼悲哉某之賤愚辱遇
以客教之話言繼其乏食歲晚終更公門可覿天作奇
禍永閟幽宅嗚呼悲哉病癱盈尺六月在牀聞訃慟哭
裂眥流瘡南望苕霅敬致一觴平生之意何日能忘

祭林從事文

嗚呼世之奇窮孰有如公不但五鬼接武追踵直疑百輩逞毒窮凶使公終老跛躄其躬公在垂髫先卿沒世徽逐諸兄多艱鮮易詞林筆耕文場校藝謂名不成前修可繼竟就世賞事與願違執理執憲再官海湄性疏名禍刺天羣飛晻暗受黜白首來歸館娃之西天平之北坡陁其丘陰森古木毀冠裂裳魚潛雌伏物理乘除宜膺戩穀何圖造物付與非豐墨突不黔飯甑屢空茹蔬菽水環堵之宮笑傲游嬉如享萬鍾或憐其貧攝職

近縣庶幾一飽以慰衆願書來告別情詞眷眷期我之
來板輿就見遣訊再往一字不酬孰知訃來中腸如柚
吾母兄弟今獨公留公又往矣老人之憂推公之學老
且不倦靡暑靡涼插屋萬卷半皆手寫隸古籀篆今竟
何施善惡安辨歲在庚子先君傾殂惸惸婺婦纍纍遺
孤公行千里撫柩號呼恩蒙之深古人與俱今聞公訃
我獨病暍欲往不能淚流心折我齒方壯尚賒歲月圖
報之心安俟長舌

祭祝子權文

嗚呼子權操管和墨皆以文鳴咸濩雲門自有正聲濮上桑間慆心悅耳雖非雅音猶或一致烏烏土缶搏髀俚歌真知者稀誰復詆訶如子之文今世一二惜死野田不司帝制嗚呼子權先進後生聲氣之求或翼或援身名以休如蘇歐陽張秦數子更相汲引刺天續起子獨逢辰主盟未遭卞璞適楚晉耳在曹文如金玉自有定價銖兩難私豈繫用捨嗚呼世不知子固如蓬麻其

間知者曰文靡它子之于文寓物一戲中散好鍛步兵日醉中所扶持本志功名依附末光紀績汗青大策奇謀抱負以沒遺文未泯尚見毫忽嗚呼子權子如天驥不可縶覊我愚自守又拙于詞持方投圓宜不克納子獨于余話言多合今夏羲楫形忘心開孰云歲晚逝以訃來周旋愴惻有淚如水矢詞叙哀君其聞此

墓誌三首

胡先生墓誌銘

如村先生胡公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平江府常熟縣塗菘村享年七十有九明年二月八日弟崥孫百能奉先生之柩合葬于吳縣至德鄉向龍山夫人樓氏之兆後數月某罷官江東聞訃道上哭而以書弔其子又數月百能屬以沉刻之文自念由故人子出入門下且三十年百能以道義相劘切亦非一日矣無可辭理特以人微詞拙荒穢盛德是懼先生之婿著作王公某授學其門而見命尤力迺黽勉叙而述之先生

生為三一時鄉州埋光隱耀不為無人二三公以年輩
相追放浪泉石之間一觴一詠人歆艷之先生居五柳
園中松㯹蓬戶植竹疏沼兄弟雍如父子論學二小童
供薪水役客至談話終日罕及世故皆疑其為隱君子
也間而忘懷極論愛君憂世發于詞情雖當重寄負憂
責者不過如此然後知其欲仕而求義于平居也步趨
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宗族遠近不間尊
卑多從之以質疑辨惑鄉人相語曰仲連不問姓氏知

為先生也某從遊之久于始見也秉風裁慎許可視世之為不善者如已仇敵面目嚴冷使人不敢掌非心已而刻意性命之學治心養氣一本于此徳宇夷曠凡前日深疾者至前哀矜之而已及其日益老養益熟頹然自放同于衆人淵渟川深莫見涯涘叩之小大隨問意滿則欲言其美蓋難置詞嗚乎自古抱負其有無所遇合者亦潤身行家推于鄉黨而已先生復何恨哉建炎登極以累舉法特命之官亦一至于銓曹授右迪功郎

欽州安遠縣尉而終不仕曰吾老矣姑承朝廷恩意也
其居五栁嘗以杜子美宅舍如荒村之句榜居室曰如
村因自號如村老人有文集二十卷文詩簡古如其為
人夫人樓氏朝請郎禹鄰之女二男子百能千能其季
早卒二女長適著作王公蘋次適進士張句一孫曰耕
孫女三人銘曰出處二致士之大節蹈履其宜維古明
喆或素而隱潛于丘園或亟于進宜貟而軒我相彼躬
臲卼跛疐出處之節彼亦何議允矣先生合轍古人進

退求義以沒其身館娃之西向龍几几其下幽宮先生攸止咨爾吳民夙知好賢矧敢樵牧尚千萬年

先豫章公墓銘 借如村先生名作

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丘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為祕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汝南周氏都官員外郎輔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遊京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為斯世也元符庚

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
司户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
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録事
代且至以疾終于官享年五十有三實宣和三年六月
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太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
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中再以論事去林
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季早卒孫二
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國元年朝廷更張泰陵政事公

移書鄒侍郎浩其畧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引而東南今復引而為元祐矣僕之私憂將恐有甚於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瓘友善陳公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險詖私謁進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稾偶存陳公隂荐之未及用而蔡京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來無所得檄公按田湖口縣還以旱告即劾受成胥史失賦稅奏上遇

不許治喪具公為之盡力不顧燕怒未有以發守之子
訴于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涖局
午而歸朋游問故公曰吾為禄仕敢不謹職然居今唯
此官為易塞責爾自隱筦庫故人居政府不一相聞獨
聞一士則身先之汲汲甚於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明
堂禮官王昇以鈞臺江公公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
學易以明象為主謂易為象而成書聖人所謂尚其詞
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繢雲雷

伍公至呼其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營三日以尺籍先後受衣某所敢後者有法其曹素熟威信寂然如水歸鎣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內府須求權倖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于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官如去涕唾人以蒙惠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卧邑人日詗醫家既没哭有失聲者事乖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録在有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橫塘許公景衡皆

有為國家痛惜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沒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已為基以大而化為極髮齒暮矣拳拳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于誠雖委蛇曲折往復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彙征之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而悲也乃若負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覬幸于直尋則其道固如是銘曰望之若斧深之若矩體皃降于土莫敢易其常古學兮知天行兮罔慭不施不傳所畱者年石

紀遺躅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孰為無父之國

銘弟墓

吾弟少方字同之我先豫章公第二子也生五歲始能言姿禀凝重先公器之始學即不肯下人客指川字以問君無答紿曰三字倒爾一座大笑年十二遭外艱表表自扶持知以奉身承先為孝益長事父友學古道世知君者不過以靜愿稱之至其商榷是非好辨者未易屈蓋君外簡默而中健武也初呂大臨與叔嘗箋中庸

大義暮年刪刮長詞益以新知別為一書學者相傳為明道程先生所述雖名世之士有作後序數百言亦以為明道書者余持示君君笑曰此呂叔之文也旨義多類特詳畧不同爾荀卿揚雄視聖人固天地方之孟子七篇又何如哉余于是知君器可大受而君亦自淬礪以古人自期建炎庚戌夏四月舉家病疫余病特甚君不解衣者半月未幾君病而不起矣實五月七日年二十二嗚呼余尚忍言之也夫是年十月癸酉奉吾母之

唯室集卷四

宋　陳長方　撰

古體詩十四首

張子房

子房非漢臣假世為一起借力用沛公東西唯所指注恨豈因韓君讐豈楚非由赤松子博浪沙中擊祖龍欲報君是也

陳宣公

脫外累志尚惟清寧坐使嘉穀富無復生蝗螟因公古
人風併得千載情
好在蘓夫子琴書安穩不尺書寄雙鯉一一無沉浮不
見才幾日沃若桑已稠應與曜菴人靜話同茶甌目送
歸飛鴻縹渺天南頭趣合略畦畛道同當共謀何時暫
来旋促駕毋停輈

讀蕭相國傳嘉召平出處之合義作召平詩

秦刑次骨政如虎六合危分訪前主龍蛇五年垓下定

尺地寸天皆漢土青門抱甕等齊民賫志肯教重屈身
採薇昔日首陽下豈謂周武慙商辛為臣委質貳乃辟
況我陪封存故國不知荒虐但知君可卷隨人心匪席
每開汗簡為潸然出處真成不愧天袖手巨堪餘伎癢
往弔鄴侯消未然高皇漫道摩雄祖何似蕭王更英武
一相不能推赤心終至遭君玩掌股君不見臧文仲厚
禄知賢不能共千古難辭竊位譏我為鄴侯還忸怩

孔明

阿衡專美有商初譙氏彷彿前規撫漢末諸君憤城狐
外召紹卓為韓盧毒流三輔被京都鈇鑕至乃誅無鬚
紛紜少定郿塢誅諸君自名穀與孤海内各各援鼓桴
才如粟毛爭馳驅孔明高卧南陽廬視之過前初若無
三顧幡然去枌榆實類有莘彼丈夫玄德没地存孤雛
昏暗僅比曹丕奴扶之立國西南區君臣内外靡咨吁
兹事可直桐宮居孔明乃古阿衡徒何人欲並齊夷吾
是將魚目方璠璵九原可作誰歸與嗚呼斯人真起予

題趙坦之唐人所畫二馬

前身道林後曹霸筆下馬生非可畫心賞神駿令繪神戲弄丹青疑造化風鬃霧鬣何足云電行山立更逼真脫遺皮毛見驥德妙處了非由寫形免園喜事佳公子王濟風流略相似畫中一見猶好之不但千金致燕市明窗展拭須韻語杜陵無人欲誰付鄧公驄馬二三羣夢想風標覬神遇此詩此畫今不逢見畫與詩元自同誰知一洗凡馬句今在生綃半幅中

讀張文潛黄魯直中興頌有作

文皇光明大式圍招来羣策常低眉恩流動植到肌骨民心與作邦家基歲月日逝閲天寶椿撞家居恣纖兒婦后一日投三子内間更納壽王妃三綱俱紊今若此漁陽叛将来猶遲騎騾入蜀事慘惻靈武即位尤堪悲五郎父子較名義直與安史分毫釐若非貞觀基局牢分披已作周東西臨淮電擊亦漫爾汾陽韜畧将何為後来更出顔元輩深詞大刻中興碑艱難不少念厥祖

坐蒙前福仍夸毗鑑觀陳迹動歎息願上文王聖德詩

古劒行十六歲作

不辨干將與莫耶仗之使我心無邪光芒紫氣射牛斗
知音今不乏張華百鍊精剛歐冶手一仗尚能清九有
有時陰霾天地昏匣中飛電金蛇走切玉如泥未足珍
終當化去烏足神願與朱雲斬邪佞豈甘埋沒延平津
莫道承平便無用長使姦雄毛骨竦上决浮雲日月明
疾視羞為一夫勇

贈畫者徐琛

我行江南江北山真賞會心那可數獨愛黃陵古廟前四水粘天迷浦漵胸中歷歷着山川有句如枝不容吐欲將寫作無聲詩筆底愧非韋與許今年南走到閩越歸踏雪峯由後路蛇行山腹動十里屏列奇峯疑八柱連雲直擬穿天心飛瀑横看如急雨盤渦雷吼又奔注小立只憂蛟鼉怒何異周南太史家西上九疑東訪禹君能點染出江山造物鑪錘困撚侮李成不作郭熙死

社須摩詰兄家念惠連千金輕一諾季布豈空傳

王正自挽詩

道史詞華麗蘭臺地望高鴛行方接翼牛刃極吹毛豈料飛梭語長令空谷逃棲遲俄委化驚惋首重搔

登門纔幾日祖奠亦歔欷毀譽付公是游談空昨非厲階由怨府意廣數危機世味元如許休嗟志願違

楊漢公挽詞二首

令世稱能吏如君第幾人銅章恩屢易象板命惟新華

表歸無日泉臺冷不春承家在諸子勉力紹前塵
一日官聯舊千秋事契存窆棺蕭寺側築屋白雲根綿
力慚無助丹心徒重論淒涼楚些韻誰解與招魂
去冬因元鎮有見懷詩草草用韻錄上併謝妙
藥名墨之惠案元鎮當是趙敭前擬御書跋尾代敭作可以互證
南來仙驥一回翔古墨丹砂併送將從此微軀常得健
學君揮翰詎能忘霜寒碧澗行蹤少月落青林去夢長
相見只愁俱白髮敢辭不飲負清觴

張釋之諫文帝

樂極生悲倚瑟歌一言悟主亦何多晏嬰往日規齊景
廷尉風流更不磨

霍光賞符璽郎

黄四娘家花滿蹊姓名因寄杜陵詩孟堅父子編摩久
符璽中郎竟為誰

金日磾見馬

蹣座天臨粉黛中苑前過馬貌惟恭那知漠北休屠子

前古由余可比蹤

馮倢伃

倉惶環柱祖龍子失筋驚雷劉使君肯信緑眉蟬鬢客當熊意氣壓三軍

王昭君

巫峽江邊歲屢更漢宮日月亦崢嶸此身端可清邊患誰惜龍沙以北行

山簡習池

牛首蒙俱兩誤傳與人同處最難言孟軻出語不驚坐
熟復方能知委源

懷少明

故人漂泊客江鄉夜雨相思夜更長經歲不来来又去
端如鴻燕遞相望
江蘆葉葉生秋思相對閑窻伴晚風想得塗菘胡伯武
此時情味與誰同

答虞明中

唯室集卷五

附録

陳長方字序

宋　胡嶧

陳氏二子幼端慧不羣未名而孤請名於父友東陽胡嶧嶧竦然曰尊公所以名之不早葢重其事余敢易之哉子其自擇焉一日謂余曰昔吾宗太丘有賢子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讀其傳心

忻慕之輒欲以長方為名而請字焉余嘉其擇之審而知所以自勵因字之曰齊之同之將見伯仲異時齊德同行無愧前人則名字之設非虛語也或曰世之陳其姓者衆矣孰無二子者乎何獨取此余應之曰此長樂陳後之之子也名之何愧宣和甲辰八月望日如村書

陳唯室先生行狀

宋　胡百能

公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浮光人十世祖魏公顯唐僖宗時任太保福建道節度使終葬于福州侯官縣子孫因

家焉高祖校書清高叔祖司戶易則以道德為鄉閭表
率見閩中名士傳曾祖亥故不仕祖勸故承事郎父侁
故左宣教郎洪州司錄事母林氏故太僕卿旦之女公
生而英爽髫齔記誦過人十有四歲而孤豫章公蚤歲
入洛師友賢士親得心傳自得之學與游察院定夫楊
祭酒中立鄒正言志完陳大諫瑩中許右丞少伊諸公
游志將行古道於當世詆斥蔡氏白首州縣臨終之年
一日為公極談天下善類治道邪正學問源委顧公太

息曰吾嘗有聞於先賢恨汝年幼未足告語士之處世本於治心修身兩言而已小子識之是年六月豫章公終於官舍公奉母来客於吳貲産付之仲父一切不問與弟同之杜門安貧刻意問學聞著作王先生昔嘗聞道于程氏之門遂以先豫章之訓為請先生知其器可大受黙無所告遇咨叩輒峻詞不假公夙夜憤悱求于六經體之驗之不敢少釋一日讀論語至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始而疑終而信喟然而嘆曰六經之

書淵深浩博無踰此一言而已因榜其便坐曰唯室年十八叙伊洛答問力賛二夫子之道謂得絶學於千五百年之後發其關鍵直覩堂奥補助天地有功聖門然理義人心之同然學者胡不由斯言而體之于身優柔涵泳然後知聖學之傳實在于此右丞許公一見竒之謂公不負家世真陳後之子也兵部江公子我聞公令名一日得所為文曰此子他日當與東坡抗衡因貽書公曰文章議論前輩未到足下性識超邁學之所造便

自高明公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建炎中
祭酒楊公請祠南下吳中學士大夫爭先願見公方弱
冠一拜先生於稠人中見謂所知得聖人之淵奧且曰
子之學知至而行未至故志剛而氣勁在常人則已為
美學者反以為病子視顔子之為人如何行其所知則
剛勁不足為子道矣子其勉之他日未易量也年三十
一凡三上春官紹興戊午擢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尉
縣多猾吏鬻獄舞文循習無憚公訪其尤者繩之以法

一縣肅然公為政尚恩信事無劇易臨之曉然民有兄弟訟者公教以孝弟之道戒而遣之兄弟雍如無復為隙當路以公道文才薦於朝者十二人公與焉秩滿代還邑人老幼扶泣拜送數舍父老言前所未有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授江陰軍學教授每謂親朋曰教官惠不及民幾於尸素要當教育人材使聞孔孟之道庶足以報吾君置官設學之意也未行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一毋夫人林氏以六十之年哭其息子行路悲之士大夫識

與不識咸以材德之大百未一試為斯文惜也公天姿
英發絶出等夷幼之所造不汨流俗壯而學成清明端
亮其學本於正心誠意終于窮理盡性雖其幼歲志剛
氣勁及其久也痛殺芒角履踐益壯至於教人隨問意
滿嘗與學者辨學之邪正曰黃老以清淨無為為宗吾
聖人之教則時止時行不主於一以時為中而仲尼不
可得而見也所謂清淨無為得吾之止而已不知聖人
之所謂時止西方見性之說主於見性而已吾聖人之

教則致知以知性格物以窮理知性則極高明窮理所
以道中庸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安能君臣義父子親長
幼敘夫婦別從容乎規矩繩墨之間超然乎天地萬物
之表佛老之說與吾聖人之道似是而非聖人之道於
二宗之說似同而異要當先得聖賢之權度于胸中持
此斟酌以別是非及夫霜降水落之際必有所成就也
紹興六年冬朝廷罷趙公鼎用張公浚公作里醫一篇
以諷侍郎劉公無慮數百言君子以公之言為至當公

於經史無所不讀家貧不能置書假借手抄幾數千卷有文集十四卷春秋私記三十二篇尚書講義五卷兩漢論十卷步里談錄二卷辨道論一卷嗚呼孟子歿而微言絶千數百年間士之白首窮經者或汩於專門或没于章句道之不明也久矣間有特立獨行之士質疑無師問學無友道之不行也久矣二程夫子以天民之先覺振聖學于既墜受業其門非一時賢公巨卿則皆自拔於流俗之士然夫子無所不與學者無所不受及

其成就或駁或粹隨其所資公當二夫子弘道于伊洛雖不及升堂入室親炙於當年由其言而察諸己以其言而體于心所謂資之深而粹者也進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退將立大本斥異道以私淑諸人惜乎早世皆有所不及也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始克葬于平江府吳縣常山鄉銅井之原夫人趙氏左朝散郎直秘閣子璘之女賢淑靖恭事姑以孝治家有法後公三月而歿今以祔焉二男子正學右文林郎正行舉進士

孫男三人曰度曰康曰庠百能與公有世契且嘗從公游故知公為甚詳謹錄其行事之大槩尚俟作者為之銘焉乾道戊子十月左奉議郎守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致仕胡百能述

陳唯室埋銘　　宋　唐璪

稟既異充之至學行卓然出乎類位不究道則富歸藏于斯安且固嗚呼有宋君子陳君齊之之墓

祭陳唯室文　　宋　章憲

嗚呼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袪蔽解惑導其所向也得師矣必取友焉以輔吾行也始余未壯與吾幼弟就師術業得子王子也已又得君與其令季出入師門吾四人也相與究往聖之微言尋千載之墜緒任重而道遠也磨礱浸灌聞所未聞從師之樂也講貫習復辯問所疑取友之適也庚戌之秋我哭同氣君亦如之握手相弔俱失聲也余固知事道之難而同志之易失也逮一星終君復長逝哭君未已而子王子即世也嗟乎二十

年間師友淪喪至此極也道之不行哀哉無徒古已然也天實為之謂之何也昔始見君我壯君少比及君壯我固衰也君壯我衰譬長江之浪意前後之相催也孰謂壯而強者奄然而逝衰而病者纍然而在也先後參差物固不齊理亦難究也抑有甚可悲者君逝方初萊婦繼往高堂鶴髮哭不成聲而室有呱呱之子也凡此行路罔不盡傷況於吾徒交契之厚也具區之濱君即真宅從吉卜也有酒斯清有肴斯馨設祭棺前餞君于

泉也陳辭溢幅寫我心曲君聞乎其不聞也儼然遺想如見其容不聞其聲有淚如瀉也嗚呼已矣獨有遺文尚克傳世而能見君之學也

祭陳唯室文　　宋　洪興祖

嗚呼齊之力學究微材足以發其所學言足以行其所知自視古人濶略等夷強禦弗畏小官弗畀湖陰一尉牛刀割鷄貪夫為之革面偷兒莫敢潛窺志達則已不露角圭竭来震澤養氣待時扁舟過我麈尾相揮老馬